

牡丹云

peony cloud

【美】卡兹米埃兹·波兹南斯基 著
刘海月 译

美国经济学家情爱小说处女作
一部你从来不曾想象的小说
一个你从来不曾梦见的梦境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文艺出版社

【美】卡兹米埃兹·波兹南斯基 著

刘海月 译

牡丹云 peony clou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牡丹云 / [美] 卡兹米埃兹·波兹南斯基著; 刘海月译. —成都:
四川文艺出版社, 2011. 6

ISBN 978-7-5411-3208-7

I. ①牡… II. ①卡…②刘… III. ①长篇小说—美
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31094 号

MU DAN YUN

牡丹云

[美] 卡兹米埃兹·波兹南斯基 著

刘海月 译

责任编辑 宋 玥 (s86259303@163.com)

责任印制 周 奇

封面设计 任 熙

封面图片 阳光清晨 2010, 卡兹米埃兹·波兹南斯基 画

版式设计 张 妮

出版发行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文艺出版社

社 址 成都市槐树街 2 号

网 址 www.scwys.com

电 话 028-86259285 (发行部) 028-86259303 (编辑部)

传 真 028-86259306

读者服务 028-86259293

邮购地址 成都市槐树街 2 号四川文艺出版社邮购部 610031

排 版 四川胜翔数码印务设计有限公司

印 刷 四川联翔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10.625

字 数 247 千

版 次 2011 年 6 月第一版

印 次 2011 年 6 月第一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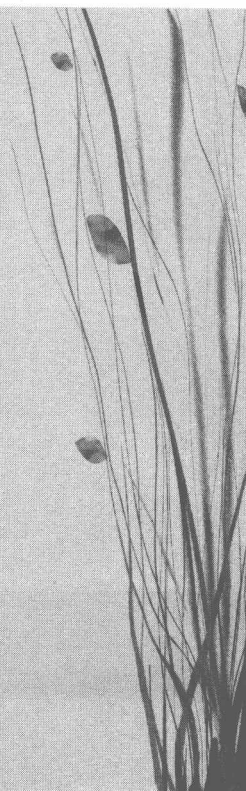
书 号 ISBN 978-7-5411-3208-7

定 价 20.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



peony cloud



牡丹云

有那么一个地方，很难找到，就像一个宇宙的秘密。那样的地方只有当一个人对周围很陌生又迷失，想起自己的童年经历时才会想到。一个人完全没有任何想法的时候就会感到陌生，其他人也一样。而迷失，那是缺乏对周围发生的事的感觉。在生命的这个阶段，如果过着这样的生活，没有规则，没有时间，那么我们就是我们，纯粹地快乐着的我们。

那个地方被草地和树木覆盖，闻起来就像它周围的空气，热且潮湿。在这样的环境下，什么都有可能发生。热且潮湿的时候，草一天就会长得细长。如果再有什么驱动，那草都会长过周围的小树。那样的话，那些草就可以用它们空灵的眼去直视周围的树木。但那样的环境也会使树木变高变细，会长过那些草。而正是那些树给匍匐在它脚下的东西带来绿荫，带来一丝安慰。

如果树木带来的绿荫还不够的话，还有云，轻轻飘浮在半空的云。有些云选择遮住下面的一片草地。而有一些选择和树纠缠着，在树叶的间隙中出现。云会有不同的颜色，就像树叶一样。一年四季，就像训练有素的画师，将云和树叶描绘出不同的色彩。人们可以伸手去触摸，去看那被手指触摸到的地方，也许是云，也许是垂落的树叶。

只要有树木和草地，就会有鸟，鸟儿会使这一切灵动起来。它

们不断地振翅，或飞或停，就像空气振动带来的风，一会儿看见，一会儿不见。当它们停下来的时候，空气，树木和草都像是凝滞了。当它们快速地移动起来，空气流动了，树木和草也摇摆着如同大地开始震动一样。这时树木会向着草地弯下腰来，而草地会向着大地弯下腰来，所有的这一切都像是变得平展了。

而这一切的发生，不管是树，草，还是鸟，都是因为虎轻轻地走过这地方。即使草和树木都被那大风吹弯了腰，虎也一点不会受到影响。它不需要任何树木和草的遮盖，因为虎比任何风都强大。草和树木都被风吹得很低，能看见的，就只有那代表着力量与紧张的斑纹。风停止的时候，那斑纹就藏进了绿色之中。

虎走进了一片小树林，就在树木和草地后面，那里有许多水果，以至于水果和鸟都有些分不清楚了，因为水果也不是安安静静的，水果也在吵闹着。水果会将自己完全地打开，散发出香味。那香味融进了潺潺的溪水中。鸟儿享受着这一切，啜饮着溪水，昂着头，十分轻松。这一切都是虎在饮水之前看到的，这些也只有它看得到。

不远处有一个湖，但虎已不再口渴了。或者说那湖水的味道远不如刚刚饮过的那水的味道。但虎还是漫无目的地走向了那湖。到了湖边，它转过头朝着绿盈盈的水面，那里有一个虎的倒影正盯着它。当走近的时候，隔着一定的距离，虎的倒影很容易跟水面的波纹混淆。而走到水面前的时候，能看到虎的脸，这时就不那么容易混淆了。

虎花了一些时间才明白那倒影不是自己而是湖水里自己的影像，因为再也没有其他的倒影能看见。虎围着湖转圈，看着同一个倒影却不知道湖水只能同时映出一个倒影，再没有其他。是虎在湖中，还是湖在虎中，它们都没有意识到它们已经爱上了对方，没有办法逃脱，因为那不是上帝的意愿，而是自然的意愿。

蕾从某个地方走出来，走到街上，准备到她的公寓放好钱包。从那里传来两个声音，都是她熟悉的。一个是她男朋友的，一个是她女朋友的。他们应该是在她的卧室里，门缝里透出一丝黄色的光。他们应该也听到她进门了，但他们的声调却没有改变。他们也不管自己在干什么，只是好像履程序般不受任何干扰地继续着。

卧室的门开着，她向前走了几步，看见他们正在做爱。她开门的时候并没有想到会看到这个，而事实的确如此，她的男朋友和她的女朋友。这使她感到释然，因为不是其他的闯入者。她看到他们的第一反应就是：“他怎么拿到钥匙的？”她不记得是否曾经把钥匙给过任何人。“难道我给他了吗？”她想去检查一下她的那两把钥匙，但是她却没有动，她还在看着他们。

他们看起来是那么的快乐，丝毫没有注意到她。他们看上去很默契，这种默契看起来像是会很持久，至少不会很快消失。他们身体的动作刚好是相反的。很快，他们就换了一种方式。他们开始凝视着对方，看着对方的眼睛，注视着对方身体的移动。但蕾认为他所做的一切只是为了打击侮辱她而已。

既然对她而言，一切都像是在表演。于是她决定自己表演。像是可怜自己吗？为什么不？“他的裸体也并不那么美嘛。”她脑子里闪过这个念头。“我从来没想到过她的胸部这么小。”她继续想。但

她迅速地丢弃了这些想法，决定忽略他们。就让他们在这间空屋子里表演吧。她继续让门开着，然后去了厨房。今天她才喝了三杯茶，这离她六杯的目标还远。她拿出茶叶盒子，开始用小瓷壶烧水。

等待水烧开的时候，她看向客厅。就在她的正前方有很大一幅书法。那是她的作品，上面是她在学生时代写的一首小诗。那是关于她非常喜欢的在父母房子旁边的一个小花园。那首诗是关于蓝蜻蜓的故事。在蜻蜓挣脱开的时候，它把她的日记本染成了红色。为什么会成为红色呢，是因为她想要去捉住蜻蜓，却没有成功，因为蜻蜓已逃入了一片蔚蓝的天空中。

她的眼神停留在了书法的右边，停在了一幅巨大的画上面，那上面只有一条黑鱼。画上面，鱼缸有足够的水，使鱼仅仅像一抹纱般轻薄的黑色。她在许多鱼的画作里面买下它，有的画上面的鱼像彩虹般闪耀，因为对她而言，这条黑鱼就是“幸存者”。买它的时候，她不介意画上面有些假山胡乱地堆放在中间，鱼缸底部有些细沙，也被那黑鱼的吐出物搅浑了。最后，她笑了，她觉得那幅画，就像它本身看上去那样，需要立即清洁打理了。

随后她的眼神回到了卧室，卧室里的他们还在继续。她能看见他们在重复着先前的动作，只是现在光线更强一些。她花了点时间才开始明白，看着他们，她并不是赢家。她的表情也表明她不可能毫不在意，而他们却根本没有看她。于是她决定拿起笔，在纸上写下对正在发生的这些的想法。她现在开始构思她的下一本小说。对她而言，这是她第一次觉得自己在试着利用他。

最巧合的是，正当她开始动笔时，她的前男友，开始在女友的左胸，不，是右胸，留下湿润的字符。从远处看那个字的笔画，有点像“爱”，但也可能是“死”字。如果那个字是“爱”，那么就一

定是写给他身体下面的女孩的，而如果那个字是“死”，那么就应该
是写给她。走近一点看，那个字的确是“死”。她感到释然，于是
她写道：“这一切都是表演给她看的。”水开了，她起身离去。

当那两个人离开时，蕾看也没看，他们走后，她觉得释然，但却感到孤独。想到堆在她生活里面的诸多问题，她无法入睡。遇到这样的事情就是其中之一。她问：“我是因为做错了什么而受到惩罚吗？”到目前为止她所做的一切就是写作。她几乎放弃了所有，只有很少她信赖的与写作有关的朋友。难道她就不值得他们为她做到最好吗，就如她的前男友，或者至少对她好一点？

她将她的目光放在了一小堆书本上，希望寻找一些她值得别人对她好点的证据。那些都是她的书，都是小本的，排列整齐。它们看上去像贺卡，有些是彩色的，有些不是。它们也像贺卡般简明扼要。贺卡往往是要送给我们熟知的人。因此，短短几句话不难表达更多的含义。但它们还能更直接吗？这些贺卡不像信件，贺卡不需要信封，上面的语句完全是暴露的，那又怎样呢？当两个人熟悉对方的时候，他们就会使用自己的语言。

除了她的小说，其余的书都是她的诗集。要分开它们不难，诗集都很薄，而小说很厚。可除了重量之外，它们之间还有很多不同。对她而言，从某种程度上说，诗集就是小小说。相反的，她的小说对她而言，就是长诗。事实上，至少在她这里，她花在写小说和写诗歌上的时间都差不多。不管是诗歌还是小说，它们的实质都是一样的。

她的书是按照出版顺序排列的，这个年代的，那个年代的。首先是诗歌，那还是她当女孩子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写诗。有可能大部分的女作家都是从写诗开始自己的写作生涯的。她都不确定有多少人在写小说之前丢弃了诗歌。“那些丢弃诗歌转而写小说的人必定是从女孩成了女人。”既然她并没有抛弃诗歌去写小说，那针对她的问题就来了，“她可以被称为女人吗？”

她拿了最左边的一本书，坐得笔直。那是她的第一本诗集。慢慢地翻动一页一页，全是一些小诗，她偶然听到从半开的窗外传来某种声音，就在她的右边，那是一个潮湿的夜晚，她闷到几乎不能呼吸。抬起双眼，她看到一只蜻蜓，就停在灯罩的边缘上。她漫无目的地抬起头，能看到蜻蜓的影子，比它本身要大得多。

在夜晚的这个时候，像这样的蜻蜓不会再飞，它们会歇下来。不，它们会沉沉睡去。当然这么晚了它们不会发出声响，可是这只却发出了声响。还有更不一般的。它们也从不会飞这么高，而且，从来不会进到她的房间。有可能是因为她的房间太高了，还有可能是它们害怕那些饥肠辘辘的鸽子。它们会吃掉蜻蜓或其他的东西。现在她看不到那些鸽子了，这些爱管闲事的鸟儿，总是在飞进房间的时候用一只眼睛盯着她。

她被蜻蜓传来的声响迷醉了，突然意识到这些声响也是有节奏的。她听到有个声音在对她说话。她抓了一张纸，唯恐听漏了一句，她忘记了一切。那些话循环反复，就像音乐一样。有些话她听清楚了。她知道那些话，而且感到像是有人在舞弄她的诗歌。所有的这些，看起来都像是在日记本上匆忙写下的字句。

那节奏是这样的：“窗朝着美丽的花园开着/满眼宝石般的蓝色”，她不得不再看了眼第二句，是这样的，“即将成为女人而依然

是女孩/不曾意识她能带来什么”，随后她将这些抄在一小张纸上，“全世界都在等待她的话语”。之后她停下来，因为她不确定所有的一切是不是都是关于她的话语，还是有其他。最后几句她听到的是这样的，“将那蜻蜓活着带回”，这是关于“生命”。

蕾走到了一张全红色的圆桌前。太阳正慢慢地从西边的地平线上消失。她不知自己为何走到桌前。她回想起了与刚分开的前男友的往事，每一天都是那样的糟糕。就是在前一天，同一个人。他几乎是破门而入，拿着她小说的打印稿闯了进来。“你怎么能这样做呢？”“我终于知道为什么找不到我的手机了。原来是你拿去删掉了我发给你的信息。”他翻着书，朝她怒斥，“你看到了吗？”

“这里，不，是这里，我发给你的信息现在倒成了你给我的信息了。”她沉默着，对耳边的斥责毫不理会。但气氛显得紧张，让她感到很不舒服。男友紧紧相逼，书就快打在她脸上了。她偏了偏头，躲开了。她感觉自己就快要被推到墙边上，该怎么办呢？她明白自己必须说点什么。如果她什么都不说，只会让事情变得更糟，因为对他而言，沉默无异于默认。

她很清醒地知道男朋友正打算再说什么，于是她决定就一句话“在我的小说中根本就没有我们之间互发的短信”，然而她的话却被男孩打断了，男孩几乎是立刻回了她一句“但是在你的小说中的那个女孩说的全是我邮件里的话”，紧接着一只手挥过她的头顶，伴随着让她感到莫名的尖叫。小说的打印稿被扔了出去，像飞石一样砸在墙上，又重重地落在地上。“你不应该朝我大吼大叫的，让我们像正常人一样谈吧。”她说，看起来是在努力地保持着之前没有的

平静。

“我很好，我很平静。”男友吼着让她住口。时间似乎走得很慢，她现在没有听他在说什么，只是觉得这个声音似乎又进一步地把她推向墙壁。她在墙边忖度半步，但男孩也顺着她的方向移了半步。她完全被他堵住了，听见他的声音对她吼着：“你小说中的两个角色就是我和你。”她发现，当她的男朋友说这些话的时候，脸上的表情起了变化，似乎这些话使他回忆起了一些美好的过去，如果没有错的话，应该是他们之间的过去。

她试图说些什么来重温一些美好的片段，从而结束这场冲突。但是，她看到的这张脸的表情正在发生变化。就像以前，每次他发火，随时都可能爆发时的那种表情。她害怕了，他正在失去自制力，并可能会做出一些傻事。为了避免事情陷入更糟糕的状况，她不能再拒绝回答这种指责了。她想承认，但又不确定这是否会有益。是的，承认不见得是正确的，于是，她回答：“不，他们不是我们，他们有个孩子。”“你就别再浪费时间了。”

“我真的不敢相信，我在那肮脏血腥的殖民地所做的一切全是白费。”男孩不停地责问着她。对她而言，这看起来似乎是一个转移话题的机会。她抓住这个机会说：“为什么是血腥呢，难道你没有享受过你在那里教书时的快乐吗？”但是却不奏效。“不要把我当小孩子，我不吃这一套。我们并不是在谈我的教学而是在谈你的写作。”于是又重新回到了男孩坚持的话题上。“我只是想说事实而已。”她换另一种方式努力着。

“算了吧。”男孩一边尖笑着一边望向地板，并把书踢到了墙壁上。假如他用另一只脚踢这书的话，它应该已经打碎玻璃了吧。靠得太近了，她都能听到玻璃震颤的声音。当书落在地板上时，她听

出了这种声音。这是书掉在地板上的声音，纸和木头碰撞的声音。这时，她听到：“你一定还记得你曾经告诉过我，在读完我的信之后你才知道我其实是在写一本书。”

“我不可能说过这样的话，这些信对于一本书来说，那根本就是完全不够的。”她回应道，决定从现在开始坚守自己的立场。“我们可以一起来看看你的这些信是否够一本书？”“你开玩笑吧，你已经删除我的信件了。”“再怎么重复一个谎言也不能变成现实。”“你不可能阻止我的。”男孩发怒地说道。“现在换我来问你，我怎么可能拿到你的手机呢？你不是自己把它系在那条皮带上的吗，就在拉链的旁边？”“别再卖弄你的幽默了。我已经受够了。你虽然拿走了我的信，但却失去了我。”

这仅是在她新书发布会的前几天。清晨，蕾翻开一份同业人都会看的报纸。这种报纸可以在任何一家咖啡厅或书店免费获得。看到头条新闻，她打了个寒战，头条上面写着“婴儿杀手”。讲的是一名年轻的中国女作家，这个女人和她有相同的名字，不是指笔名，而是真实的姓名。报道上提到，这位女性的职业生涯发展得很顺利，私生活却并不理想。而她自己的情况也是这样的，只不过，她不像那个报道中的女作家，怀了孕，生了个女孩并亲手杀死了这个孩子。

这条消息虽刚被爆出，但它其实是一条旧闻。这事件发生在几个星期前，警方进行了相关调查，尔后，这个女人就恢复了她的生活并继续着她的写作生涯。从报道来看尚不清楚这个女人获释是因杀死女婴这件事是个谣言还是由于她的行为是因精神错乱所致而得以被判无罪。但是，一个人在杀死自己亲骨肉的时候怎么可能是无辜的呢？如果你剥夺了一条无辜的生命，以精神错乱为借口真的能让你洗清罪恶吗？不，这不是她所想的，也不是她的信仰。

没有任何这个女人或是被杀女婴的照片来用于识别她们。但是，任何人都会认为这个女人是她。更糟的是，大多数业内人士都知道她的真名和笔名。为了缅怀她最喜欢的诗人，她并没有选择用她的笔名来掩盖她的真实姓名。她用的是使用她真名的手机，它在很久之前就取代了信件和电话成为她的联络工具。在网页上，她那张被